



百部长篇小说文库

精粹普及本



丧钟为谁而鸣



沈阳出版社 中国社会出版社

总 序

人生迢迢时光中，文学诱发的激情几乎是永恒的。

古人云：朝日初出，苍苍凉凉，澡头面，裹巾帻，进盘殄，嚼杨木，诸事甫毕，起问可中，中已久矣！中前如此，中后可知。一日如此，三万六千日何有？今天我们但见二十一世纪航船桅杆，跃身即上二十一世纪之舟，遥想古人终极之思和目击百物灵长与物质世界的交流融汇，我们深信这套文库的面世在现实中具有深思熟虑的理由。巍巍乎天生百物矣，巍巍乎百物入百物灵长之心，衍为此百部长篇，出于某种原因或所有原因中的某些原因，这些长篇都是整个人类所绵绵不断要阅读下去的。

在一切文艺作品中，长篇小说的地位是稳健而不可代替的，唯其道法自然、现实与意识，沿历史和人类轨迹循循而进，其磅礴、包容、原生意味均卓然不群，不论我们为工、为农、为兵、为官、为学、为商，不论我们忙碌或有闲，只要开卷一阅，准会立见生活上的一泓清水，准会一任松林来到

案头，百鸟飞临窗口，风清月白与飘然高蹈的一刻将如灵光四溢带给我们真正的愉快。只是，长篇小说太多太浩瀚了，即使仅仅是百部长篇，其篇幅的浩瀚除了专业者或极嗜者外，一般读者也难卒读。鉴此，本文库在拨冗优选长篇 100 部之外，对此均进行了译编和缩写，撮其精华，保其意韵，力求传达其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精髓，以期读者能够事半功倍。这里有中国长篇 22 部，余为外国小说，以小说的品质而言，皆为卓世极品。

小说的光荣在于世世代代与人类生存热情相对应，对于个人而言它隐喻生存与冥灭的真谛，对于群体而言它折射历史发展逻辑的光亮。这里的百部长篇为全部长篇的代表，虽仅百部，却已像人类灵魂库一样深邃与不可避免，如百条河、百座山、百艘人类精神的大船，随时携带着我们匆忙生活中忽略的所有东西并随时相伴着我们，而且永远。读小说是好的，读小说的人生是好的。

刘以林

1997 年 7 月，北京

永定路东街甲 6 号 121 室

简 介

1954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海明威于 1899 年 7 月生于美国芝加哥，1961 年 7 月用猎枪自杀身亡。他一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担任过战地记者，1936 年后两次赴西班牙内战战地。主要作品有《老人与海》、《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

《丧钟为谁而鸣》写的是西班牙内战期间，美国一所大学的讲师罗伯特·乔丹作为志愿军，奉命深入法西斯战区，来到山区游击队中间，为配合战役炸毁一座桥梁，使法西斯军队无法增援。书中叙述了游击队头子巴勃罗及其妻子比拉尔对炸桥的不同态度，以及青年女子玛丽亚与罗伯特真挚的爱情。炸桥后，罗伯特负了伤，无法撤退，他想：世界是美好的，值得为之战斗，我真舍不得离开它……

谁都不是一座岛屿，自成一体；每个人都是那广袤大陆的一部分。如果海浪冲刷掉一个土块，欧洲就少了一点；如果一个海角，如果你或你朋友的庄园被冲掉，也是如此。任何人的死亡都使我受到损失。因为我包孕在人类之中。所以，别打听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敲响。

约翰·堂恩

(引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堂恩 1623 年写的《祈祷文集》第 17 篇)

1

他匍匐在树林里积着一层松针的地上，交叉的手臂支着下颚。

“这么说，从这里望不到那座桥了。”他说。

“望不到。”老头儿说，“再往前，公路拐进树林消失了，那里地势突然低下去，有一个很深的峡谷。峡谷上面就是那座桥。”

“他们的哨所在哪儿？”年轻人在地上摊开车用地图，仔细看着。

“锯木场那里有个哨所，在桥下头。离这儿五公里的里程碑那儿还有一个。”老头儿说。

“我们需要一批人手，”年轻人说，“你能召集多少？”

“你要多少，我就能召集多少，”老头儿说，

“这一带山里有游击队。你需要多少？”

“等我勘察了桥之后再跟你说。现在我想找个地方把炸药藏起来。哦，你叫什么名字？我忘了。”

“安塞尔莫。老家在阿维拉省的巴尔科城。我来帮你拿那只包。怎么称呼你？”

“罗伯特·乔丹。”

他们在松林里艰难地往上爬。年轻人大汗淋漓地落在后面，老头儿站住看着他：“在这里等我，我先去通知他们。你带了这玩意儿总不希望人家朝你开枪吧？”

年轻人坐在溪边的大圆石上，看着老头儿攀登悬崖。

前天晚上，戈尔兹^①在司令部给罗伯特念过这座桥的资料，戈尔兹说：“炸桥本身没有什么了不起。应该做到的是根据发动进攻的时间，在指定的时刻炸桥。”

^① 西班牙1931年4月成立共和国。1936年2月16日国会选举中，以共产党、社会党、共和党左派为主的人民阵线取得了压倒多数的胜利，成立了联合政府。在德、意支持下，佛朗哥将军于7月18日发动叛乱，西班牙法西斯势力纷起响应，西班牙内战爆发。国际进步力量积极支援西班牙左派，并在法国成立了由志愿人员组成的国际纵队，于10月正式在西班牙参战。本书故事发生在第二年5月，在马德里西北的瓜达拉马山区，叛军占领着各山口，山中有游击队在敌后活动。这时政府军司令戈尔兹计划向那里发动强攻。美国志愿军罗伯特奉命进山，完成炸桥任务。

“我怎样才能断定进攻开始了呢？”

“进攻将由整师兵力发动，大群轰炸机前去轰炸。你耳朵不聋吧！安塞尔莫跟你去，他非常可靠，他在山里有很多人。”

……正想着，罗伯特看见老头儿从悬崖上爬下来，后面还跟着一个人。安塞尔莫告诉他，来人称巴勃罗，是游击队的头儿。

巴勃罗问：“你包里藏着什么？”

安塞尔莫神气地说：“炸药。昨晚我们背着它穿过火线。”

“用炸药干什么？”

“炸一座桥。”罗伯特说。

“如果你说的桥在我的地区，就是我的事。没我的同意你什么也不能干。”

他们穿过浓密的树林，来到小山谷的上端，罗伯特看到前面树林里隆起一座凹形的石壁，猜想下面一定就是营地。营地洞口坐着一个人，正在制作捕兽器，安塞尔莫介绍说：“他喜欢逮兔子，是吉普赛人。”

一个姑娘端着一只盛着食物的大铁盘从洞里出来，她的皮肤和眼睛是金褐色的，一张丰满端正的嘴，灰色衬衫里耸出乳房的轮廓。罗伯特感

到自己喉咙哽塞……

“你叫什么名字？”

“玛丽亚。你呢？”

“罗伯特·乔丹。”

罗伯特问他们这支游击队的情况，安塞尔莫告诉他，他们有七个人，两个女的，一个是玛丽亚，一个是巴勃罗的老婆。

“巴勃罗的女人，她这人怎么样？”

吉普赛人说：“那女人很勇敢，比巴勃罗勇敢一百倍。革命开始时，巴勃罗杀的人比伤寒还多。”

“可是他越来越差劲了，”安塞尔莫说，“他太差劲了，他非常怕死。”

“还有些人在哪里？”罗伯特·乔丹问。

“两个在洞里睡觉，”吉普赛人说，“两个在山上放哨，一个在山下放哨。”

“巴勃罗的老婆和那姑娘相处得怎么样？”罗伯特·乔丹问。

吉普赛人说：“她疼那丫头。我们炸了火车，把她带回来，一路上她哭个不停。当时我们想扔下她不管。可老太婆在她身上拴了根绳子，逼着她走。她实在走不动了，老太婆就扛着她走，等老太婆扛不动了，就由我来扛，等我扛不动了，就

由巴勃罗来扛。我们不得不一边扛着她，一边停下来朝敌人开枪。老太婆用绳子抽巴勃罗，一边替他上子弹，一边咒骂他……”

“我们只干了这么一件好事情，”一个深沉的声音传过来，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出现在罗伯特面前，她朝罗伯特伸过手来，“共和国那边都好吗？”

罗伯特紧紧握住她的手：“共和国和我都好。”

“你是来领我们再炸一次火车吗？”

“不，是来炸桥的。”罗伯特说。

“好，让我们把这里的桥统统炸掉再撤走。你来了我很高兴，不过，有一件事，你听清楚，你要好好对待玛丽亚，她受过很多苦，你懂么？”

“懂。可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呢？”

“她见了你之后回到山洞，我看出了她的心情，她一直在打量你。这次你办完事后，可以把她带走。”

“只要炸了桥后我还活着，就一定带她走。”

2

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陡峭山坡上的最后几棵松树，离桥只有五十码了。罗伯特细致地画了几张铁路草图，计算好了炸药用量和爆炸位置。他觉得，只要能突然袭击那些哨所，就能在短时间里炸掉这铁家伙。

接近营地时，罗伯特和安塞尔莫碰上了哨兵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告诉罗伯特：“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好好保管你的炸药。”

罗伯特知道他指的是谁，安塞尔莫也提醒他：“巴勃罗现在变坏了。我、那女人和奥古斯丁，都看到了危险。这是他的地段，你一举一动他都会知道。我们办事要多加小心。”

抵达山洞口时，一道光线从毯子边缘透出来。

罗伯特先到松树下检查他的两个背包，他摸到了一个炸药包、雷管盒子、铜丝和漆包线，还有拆卸开来的枪托，所有东西都没少。他一手提一个，将它们提进山洞。山洞里很暖和，巴勃罗、吉普赛人和三个他不认识的人正坐在桌边，巴勃罗老婆在炉灶旁拉风箱，玛丽亚跪在锅前烧菜。巴勃罗瞪了他一眼：“你提的是什么东西！”

“我的东西。”

“我不喜欢把炸药放在洞里。”

“离炉火远着呢！”罗伯特说。这时，桌边那三个陌生人也冷冷地望着他。一个是大扁脸，断鼻梁；另外两个像是兄弟，二十七八岁左右，其中一个脸上有刀疤。

“我不去炸桥。我也好，我手下人也好，都不去。”巴勃罗说。

罗伯特望着炉火边的巴勃罗老婆，她至今没开口，没有任何表示。罗伯特想：看来要摊牌了。我不希望这样，可实际情况就在眼前。他对巴勃罗说：“我们不要你的帮助，我们自己干。”

“不，”巴勃罗脸上出汗了，“你不能炸那座桥。”

“你怎么说？”罗伯特问巴勃罗老婆。她镇定

地站在那儿：“我赞成炸桥。”

“你说什么？”巴勃罗慌了，满脸淌汗。

巴勃罗老婆重复了一遍：“我赞成炸桥，反对你。没别的话了。”

“我也赞成炸桥。”断鼻梁说。接着两兄弟也表示拥护巴勃罗大娘。

巴勃罗叫道：“老子当家难道是白吃饭的？这个外国人到这儿来干的事只会对外国人有好处。我关心的是我们大家的好处和安全。”

“安全？”巴勃罗老婆说，“安全这东西根本不存在。为了寻找安全，你把什么都丢啦。我和天下三个收入最少的斗牛士呆过九年，还不知道什么叫恐惧，什么叫安全吗？我曾经一门心思指望你干一番大事业，现在竟落到这下场！才打一年仗，你就变成了酒鬼和胆小鬼。”

“你没权利这样说话，尤其在生人面前。我是这儿的头儿，这里我做主！”

“没事的，”巴勃罗老婆说，“这里我做主！你们都听见了吧，除我之外没人能做主。”

“我该把你和那个外国人一起毙了。”巴勃罗阴森森地说。

“试试看吧！”那妇人说，“看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脸色阴沉而脑袋笨重的汉子和那个自豪而信心十足地站立着的女人各不相让，她拿着一把大汤匙，威风凛凛地仿佛拿的是指挥棒。

巴勃罗望着自己的老婆，她接着说：“酒鬼，你明白这里是谁做主吗？”

“我做主。”

“不，听着。把你那耳朵的耳垢掏掉，我做主。”

巴勃罗望着她，从他的脸上一点儿也看不出他在想什么。他故意直勾勾地望着她，接着望望桌子对面的罗伯特·乔丹。他若有所思地看了他很久，接着又回头望着那妇人。

“行呀，你做主，”他说，“你愿意的话，他做主也行。你们两个见鬼去吧。你们可以把我当胆小鬼，可我不是傻瓜。既然你做主，那么当家的，该给我们搞些好吃的了。”

“玛丽亚，进来侍候吃饭。”她回头对罗伯特·乔丹说，“别理会那酒鬼的话，我们有的是酒。”

3

罗伯特掀开挂毯跨出洞外，深深地吸了口清凉的夜气。过了一会儿，吉卜赛人出来了，悄悄对罗伯特说：“你干嘛不杀了巴勃罗？”

“我动过这念头，不过我打消了。”

“我们看见了，你干嘛不动手？那婆娘婊子盼嫖客那样盼着，你太嫩啦。现在去杀。”

洞口的毯子被人掀起，一个人叼着烟朝他们走来，用低沉的鼻音说：“夜色真好，看来天要放晴啦。”是巴勃罗。他对罗伯特说：“别理那婆娘，我们不该闹别扭，我们是一条心。你来了，我其实很高兴，你在这里受我们欢迎。现在，我要去看看我的马。”

吉卜赛人愤愤地说：“你总该明白了吧，他装

得多棒，机会错过了。我到下面去。”

他为防止巴勃罗溜掉，跟到马栏那边去了。罗伯特想：我累了，也许我的判断力不行了。但我的责任是炸桥，在完成任务之前不能拿自己做无谓的冒险，虽然放过机会可能更危险。依我看，这里只有那妇人信仰共和国。罗伯特进入山洞，告诉巴勃罗老婆：“吉卜赛人说我应该…”

妇人立刻打断他：“不。他错了，吉卜赛人的心思坏透了。”

“可是，人在软弱的时候，会给别人造成很大危害。”

“你不懂，这个人已经不可能造成危害了。你还年轻，以后会懂的。现在你去睡觉吧。你那些货色可以放在我睡的地方。”

罗伯特的睡袋铺在林中一处背风的地方，他钻进睡袋里，手枪带子系在腕上。他觉得腰酸腿痛，浑身僵硬，睡得恍恍惚惚。突然，他感到有只手按在自己肩上，就立刻抓住手枪，睁开眼睛。“哦，是你。快进来吧，外面太冷。”他轻柔地说。

玛丽亚在颤抖：“不，我不能。”

“别怕。”他搂住她，同时吻她的颈子，“进来吧，我的小兔子。”

玛丽亚忽然勇敢起来，钻进了睡袋。她偎进他怀里，紧紧贴住他的脸，哭了，那对圆圆的、坚挺的、丰满的乳房在颤动。

罗伯特问：“你爱过别人吗？”

“从来没有。”这时，她在他怀里突然像死去了一般，“可是人家糟蹋过我。”

“听着，玛丽亚。你——”

“我怎么？”

“你想吗？”

“想。怎么都行，随你。要是我们一起把什么都干了，也许那件事就像没有发生一样。”

“你这样想过吗？”

“不，我有过这样的念头。我告诉比拉尔我爱你。”

天蒙蒙亮他就醒了，姑娘已经离去。他接着睡到一阵飞机引擎声将他震醒。他看见三架菲兰特飞机组成的法西斯空中巡逻队，朝他昨天来的方向飞去。然后又飞来九架，编成三个三角形编队飞去。接着，飞来三架海因克尔双引擎轰炸机，它们刚刚消失，天边又飞来九架海因克尔轻型轰炸机。

罗伯特起身回到洞口，看见所有人都在那里。